

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

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

尼志拉索夫著



Н. А. НЕКРАСОВ  
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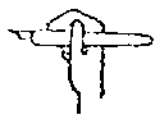
由自而樂快能誰斯羅俄在

著夫索拉克尼  
譯 寒 高

知新·書讀·活生  
店書聯三

106 • W5 • 46K • P.979 • \$28.8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四月第一版

導文印刷所承印

上海造0001—5000册

• 總 管 理 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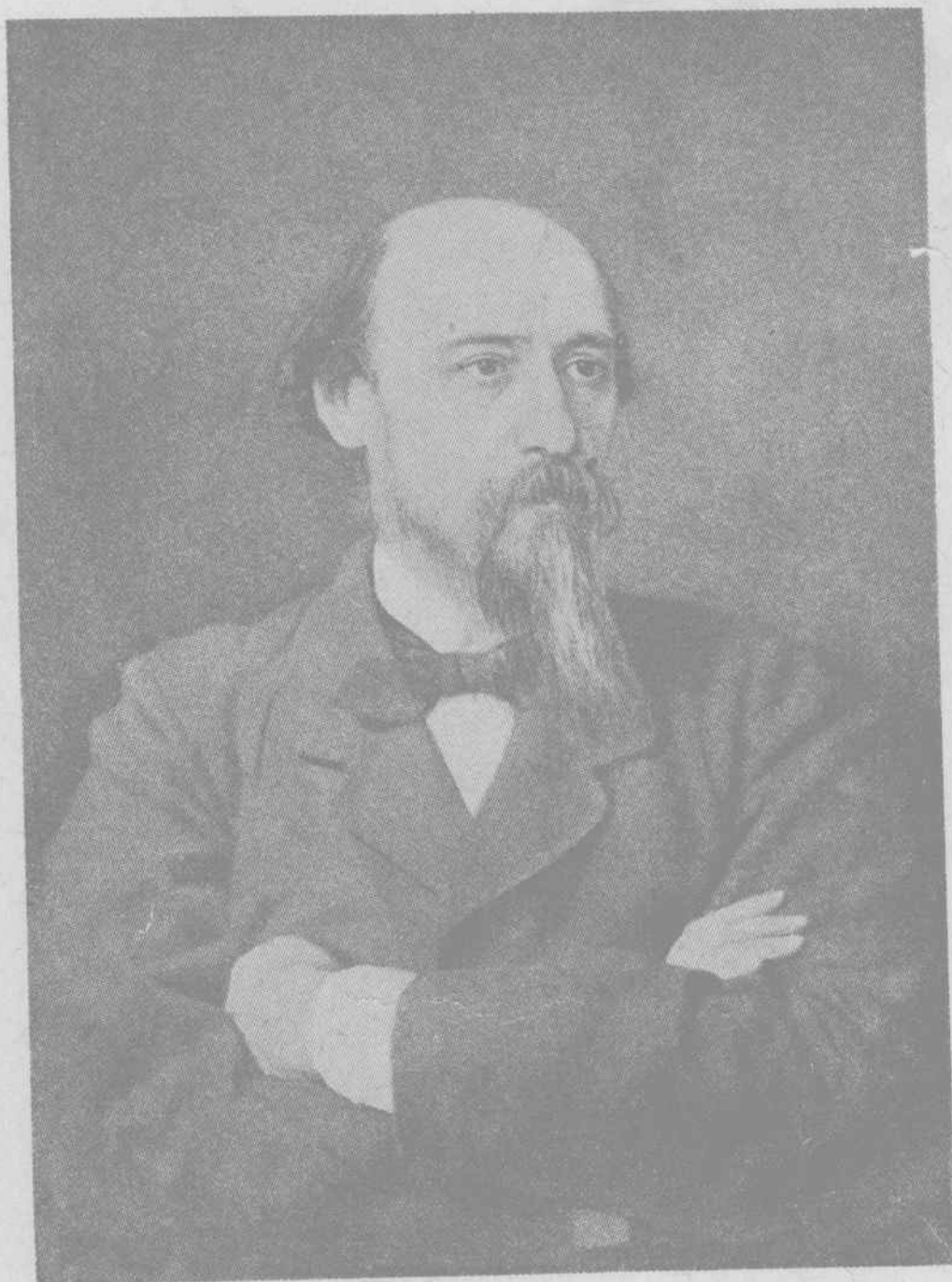
北 京 西 總 布 胡 同 二 十 九 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 京 王 府 井 上 海 南 京 路 瀋 陽 太 原 街 廣 州 永 漢 路

天 津 濟 南 西 安 長 沙 開 封

香 港 大 連 哈 爾 濱 重 慶 漢 口



*Alex. Herzen*

尼克拉索夫像

I. N. 克拉姆斯柯伊作(1877年)

## 譯者題記

直到最近纔被國外知名的俄國「民衆憂患之詩人」(The poet of the people's sorrow)，他的一生的傑作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Who can be Happy and Free in Russia?)<sup>①</sup>，不單是在作風上採用了俄國民歌的

① 原文的標題是「在俄國誰生活得快樂？」(Serge Gerasimov: *Ilus to Nekrassov Poem "Who is Happy in Russia?"*) 我以為這很說得簡當樸實。米爾斯基(Mirsky)在他所著的俄國文學史裏也祇是譯為在俄國誰是快樂的。英譯者梭斯基(J. D. Soskice)所以改譯作現在這個標題，或者是在正文裏面，原作者常將快樂和自由、對舉着說了又說的原故。又編中次第，經以一九三四年蘇俄國家出版部的尼克拉索夫詩全集對校一遍，亦略有不同。即第二部與第三部互相顛倒。這大約是梭斯基的英譯本依於原作的年代先後排列——即第一部作於一八六五年，第二部一八七二年，第三部一八七三年，第四部一八七六年。有幾處英譯本亦割裂原作，另分章段，且外加標題，如第二部——即國家出版部本的第三部——即是。本書因以英譯本為根據，所以也仍舊了。

形式，說出了俄國農民的憂患和辛苦，刻畫出了俄國農民的眞摯而偉大的靈魂，且也在詩歌史上，第一次以荷馬歌詠英雄和戰爭的那熱心和深情，那種史詩之作者所稀有的大力和氣魄，來歌詠了平凡人——農民、勞動者、乞丐、遊方僧和流浪人——的生活和不幸。所以，在這意味上謂作者的這篇長詩，可以比之於荷馬，且殊勝於荷馬，當是無人否認的。譯者之敢於冒昧介紹了這篇長詩，自然也不是徒然的了。

作者的全名是 Nicholas Alexeievitch Nekrassov，生於一八二一年，卒於一八七七年。父親是一個鄙野殘暴的軍官，母親則是溫雅熱情，富於文學修養的波蘭貴族。他小的時候，隨着他的父親遷居於窩爾加河沿岸的約羅斯拉夫省 (Yoroslav Province)。這裏，緊靠着到西伯利亞去的大道，可以看見成羣的帶着鐐鎖的囚犯，被鞭撻着驅向荒曠苦寒的西伯利亞。也可以聽見窩爾加河上的船夫們，叫吼着，歌唱着船曲，緩緩地拽着

重載的船，消失了他們的影子在金黃色的原野。同時，也親眼看見過他的父親酗酒、放肆和殘酷地鞭打了農民。也聽着他的美麗而憂鬱的母親，在教他學習詩歌，說着關於米爾頓，莎氏比亞的大而美而悲哀的想像——這些，後來都反映在作者的詩歌裏。而更其增加了那強調的，則是普遍的俄國農民所遭遇的慘苦的命運，與沙皇時代黑暗高壓的統治。所以，尼克拉索夫在生前也參加了以培林斯基 (Byelinsky) 諸人為中心的改革運動，臨死的時候，也還是在審查員的監督之下和醫生說了這最後的遺言：

「現在你看出我們的職業——文學——的意義了罷？在三十七年前，我寫出我的最初的詩歌，審查員的剪刀却將牠鉸得粉碎。現在，我臨死，並寫出我的最後的詩歌，我仍然又為剪刀所苦惱。」

以此，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在當初是被禁止的，後來印行，但也還不完全。現在的英譯本中，也還有着不少的星點和虛線——這是著作的

當時受難和危害的證據。

世界總是這麼可悲的愚蠢，可詛咒的殘酷，要以武力和暴虐來壓服了大衆生活的苦難和不平。而真實的詩人，總是這麼勇猛地唱出了時代的預言，也燃燒了民衆胸中永不曾息滅的熊熊的火燄——

「所以俄羅斯人，

固執地熟睡着，——

但應有着未爆燃的火花，

隱藏在他們的胸心。

他們將是不奉召可以醒來，

不必號令也可以前進，

人人都滿懷着獻身的熱情！



他們將聚攏來，

成爲空前的力量，

懷着無限的勇敢，

戰鬪到最後的一瞬！」

是的，「戰鬪到最後的一瞬！」也僅以所譯的這部長詩作爲一隻偉大的戰曲，獻給了這時代正在爲着自己的生存，爲着未來的希望和光明這麼慘酷而英勇地鬪爭着的戰士罷！

高寒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 N · A · 尼克拉索夫

蘇聯 V · Y · 馬克西莫夫

尼克拉索夫生於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他在他父親的田莊附近的窩瓦河畔，渡過了他的童年。他的父親，是一個殘暴而無知的地主，並不能給他的兒子以很好的影響。喚醒了他心中的人民的愛的最初的激動的，乃是他的母親。

他的父親，以反對兒子入大學的夢想，而拒絕了他的經濟的供給。但尼克拉索夫從童年起，就堅持着要追求了他心中的理想，他不讓這事阻礙了他，即在十七歲時出發到彼得堡去了。但缺乏了一切的條件，使他沒有通過了入學試驗的可能，所以被迫得盡了自己的可能來教育了自己。

這樣在早年時候，即依靠了自己的實力，這未來的詩人，證明了他自

己乃是一個永不疲憊的工作者。他第一部著作「夢與詩」的失敗，不僅沒有使他沮喪，且刺激了他的更大的努力。

青年的尼克拉索夫，着手嘗試了各種不同的文體。他為亞力山大戲院寫歌曲，也在雜誌上出版了許多速寫，小說，故事，也常常現身為一個批評家，或新聞記者。

在他臨死之前，他回想了他的青年生活，他對朋友們說：「我怎麼會是這樣的多方面，那真是很難理解的。……」

在一八四三年時，尼克拉索夫開始了他的一篇沒有完成的自傳體的長篇小說：T·特羅斯尼柯夫的生活和冒險。在這時候，他是大批評家比林斯基的密友。使他參加了俄國社會的改革運動，比林斯基總算有着大部份的影響。

由於精勤的工作，尼克拉索夫使他自己贏得了文壇上的一個地位了。

在廿五歲時，他已是彼得堡著名的出版家。聖彼德叢書的出版，出乎意外的也出現了朵斯陀也夫斯基的窮人，使尼克拉索夫也知名了。

在一八四七年時，尼克拉索夫與比林斯基出版了當代雜誌，反對貴族專制，主張民主主義的改革。在這些反動的年代，在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失敗以後，反動的鐵拳，仍然捏得很緊。所有尼克拉索夫對於自由的永不退縮的愿望和熱情，是必然會有這樣一種雜誌的出版的。在革命的民主運動的領袖，如哲學家 and 著作家 N. 車爾內夫斯基，及批評家 N. 都布羅柳夫，開始加入以後，當代雜誌的影響，越來越大了。就在這時候，尼克拉索夫開始成爲一個卓越的詩人。像這些著作，如詩人與公民 (Poet and Citizen 一八五六年)，入門處的默想 (Meditation at the Front Entrance 一八五八年)，農村孩子們 (Peasant Children 一八六一年)，小販子 (The Pedlars 一八六一年)，大兵的母親阿里娜 (Arina the Soldier's Mother

一八六三年)，嚴寒通紅的鼻子 (Jack Frost With the Red Nose 一八六三年)，鐵道 (The Railway 一八六四年)，都是最風行的。在尼克拉索夫周圍所叫嚷出的爭論反映了這時代的意識的鬥爭。在這鬥爭中，尼克拉索夫的詩歌，成爲號召民衆反抗和仇恨反動者和庸俗的自由主義者的一隻洪亮的喇叭了。

一八六八年，政府封閉了當代雜誌。但尼克拉索夫並沒有放下了他的武器。不久，我們看見他又主持了另一種十九世紀時的俄國雜誌，——祖國編年 (The Home Chronicle)。與尼克拉索夫共同編輯這雜誌的，乃是著名的著作家和諷刺家 M. S. 沙基德林。

在祖國編年中，尼克拉索夫出版了他的長詩俄國婦人 (Russian Women)，描寫了英勇地參加了反尼古拉第一的叛亂而被放逐於西北利亞的十二月革命黨人的妻子們。在這雜誌裏，尼克拉索夫也出版了在俄羅斯誰能快

樂而自由一部這時代的俄國農民生活的史詩。

在一八七五年的春天，尼克拉索夫的健康，已不支了。他的病患，（直腸癌氣）是不治的。一八七七年十二月，遂逝世。

在尼克拉索夫死前不久，他接到了充滿了非常熱情的一封信，那是他的老戰友，這時正患病於被放逐的遠方的N·車爾內夫斯基寄來的。他寫信給他的從兄：「當你接到我的信，假使尼克拉索夫仍然還是和我們一起，那末，告訴他說，我十分愛他，我感謝他對於我的友情，我擁抱他。我堅信他的聲名是不朽的。作爲一個最有天才，最高貴的全俄羅斯的詩人，俄國人對於他的愛，也將是永久的。我爲他酸辛地哭泣。他實在是一個有偉大高貴靈魂，有偉大思想的詩人。」

車爾內夫斯基對於尼克拉索夫及其詩歌之贊美，並不是沒有同調的。在聖彼德大學學生們所寫下，並在同時由於一個代表奉獻給病床上的尼克

拉索夫的一篇演說裏，我們也發現了同樣懇摯的熱情：

「當我們念到了那些我們最親愛的名字，」學生們寫道，「你的名字是不會被忘記的。我們將傳述給人民，使他們知道那是誰，散播了這麼多幸福的種子，在他們的幸福的泥土裏。」

除了科學藝術和文學界的著名的代表們，也還有許多青年人的團體，都來參加了尼克拉索夫的葬禮。那是他們，組織了糾察隊，圍繞了葬禮的行列。那是他們，在這個詩人的墓上，放上了花圈，並題着這樣的字：「獻給尼克拉索夫：社會主義者敬上。」在這些青年人中，也有了樸列漢諾夫，這俄國社會民主黨最後的領袖和理論家。

在車爾內夫斯基這方面，這公認的俄國知識份子的精神的領導者和領袖，他對於尼克拉索夫的非常的愛，這秘密在甚麼地方呢？

這解釋，可以說是由於他的詩歌的精神和思想之豐富，與作為一個藝

術家，尼克拉索夫的希有的才能的影響。這時代的新人，——人民，農民革命，與愛好自由的俄國青年的鬥士們，都受到了他的詩歌，即詩人自己所謂的「復仇與悲哀的詩歌」的嚴肅和美麗，勇敢和深思的鼓舞。

尼克拉索夫作品中的人物，乃是俄國人民及所有她的複雜的形象。在和諧而嚴格的詩歌裏，他歌唱了俄國愛自由的人民，及其仇人，——暴君，沙龍裏的偽君子，凶頑的商人們，與不被專制和愚昧所摧毀的人民，自由精神的最真實的歷史。在俄國的土地上面，尼克拉索夫不單是以詩人的眼光觀察，也以被束縛的農奴的眼光觀察。對於他們，大地是他們的母親，也是他們的後母。在那些最黑暗的年代裏，尼克拉索夫寫着：

「我們偉大俄羅斯民族的負累是夠重的了，  
但他全背負着，沉重地走向了

它的寬闊的光明的前途！」



在西歐的詩歌無能爲力，且祇是感傷於受苦者的命運的時代，尼克拉索夫却寫下了並不以感傷的眼淚而失色的，而是普遍地充滿了明智的憤怒，與英勇的希望的人類苦難的詩歌。這便是在窩瓦河畔歌頌了未來的一篇詩歌：

「在別的時代與別的景象裏，  
現在我看到了曙曉的光輝了。

在我的可愛的河流的沿岸，

我們的人民，從冷酷的枷鎖解放了，

我們的強壯的堅忍的人民喲！」

這詩人的「可愛的河流」窩瓦河，曾經看過牽船夫的重壓的勞作，這永恆的河流，將響應了「永恆的有生力的勞動人民」的呼聲。這些勞動人民，不久將在它的現在是荒涼的河岸上繁榮起來。這種對於人民精神的信